

地女聖



311

馬寧著

樂羣書店版

№: 31

處 女 地

馬 寧 著

樂羣書店出版

1930

一九二四年

三月十六日

才走出工廠門口，阿毛照例又在那裏等着，他把我的手一拉，我的身體便倒在他的懷中了。他偷偷地說：“寶貝，你身體裏有一件寶貝！”於是吻了我一下就自己走了。

我簡直是莫明其妙，他常常是說你有一件寶貝，究竟在那裏呢？那件是我的寶貝呢？這真真是使我煩惱的事情！

他老是鬼頭鬼腦，不曉得他究竟要把我怎樣，以後，非問他個究竟不可，不然，那我真是做了一

個悶葫蘆。

況且，他甚麼理由要親我的嘴也不曾說過——難道我的一件寶貝就是在這一件事的裏面嗎？

親嘴實在不是好事體，我在路上走着回來，老是覺得有些不爽不快。

三月十七日

今天我趁早就起身了，實在是我覺得房間裏太悶了，那麼小，簡直只可以給狗睡。

然而，阿英是不是連一間狗宿的那麼大的房子也沒有呢？她老是哭哭啼啼，我簡直有些討厭她了！一個女孩子老是哭哭啼啼實在不是體面的事體！

在路上，巧姑走近我，嚶嚶嚶嚶地老是說他的爹爹又喝醉了酒，把媽媽從床上推下地板上；把尿壺的尿完全倒了出來。

我不曉得她爲甚麼不和她母親聯合起來，趕走她的父親，那不是以後可以平平安安過日子嗎？

幸得我沒有父親，不然，他假如也要把媽媽從床上推到地板上來，那真是連燒鍋也要打碎了——爐子和燒鍋是放在床邊的，因為簡直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安排它。

巧姑大概覺得我不同情她，她自走開了。

她真是一位奇怪的女孩子！

三月十九日

我看是惱極了，那個監工老是說我的壞話。我有甚麼不好呢？

我自己真是不敢把嘴自由開放了，一開放就要鬧禍。

監工說：“你當心着你的工作吧，不要把線條弄亂了！”

我對他說：“我的嘴說話，我的手沒有聽呢；怕甚麼！”

他把眼睛睜得很大很大，把舌頭伸出來；把我的耳朵扭了一下說：“你再說，我就把你的嘴塞起來！”

我真是恨極了，難道說話都有罪嗎？那麼，口生着做甚麼用呢？

“我們不說說話，簡直會把自己弄成了機器！”

監工走了之後，仁把她的嘴吮得很長說。

她的嘴吮得很長的時候，真像豬嘴；我對她這麼說，她簡直氣得要跳了起來。

我笑了，她也就笑了。

同人家耍鬧起來時，笑實在可以使對方自己屈服。

三月二十日

今天阿毛好像哭過來似的，可是我沒有問他，恐怕他聽了又要哭起來。我想他一定又受了誰的欺。

他偷偷地對我說：“寶貝，你有一件寶貝！”

於是，我即刻想起來了。我問他：“我那有一件寶貝呢？”

他即刻就笑了起來，用力地親了我一個吻，他說：“黑麗！你要把我的心笑開了呢！”

我說：“你真是一個蠢子，心那裏會笑開的呢？”

他拍了自己的胸膛一下，驀，了我一次眼睛，就搖搖擺擺地走了。

男孩子真是不可思議的動物！老是對女孩子說些人家沒有聽過的話。

三月二四日

真是倒霉，前三天沒有紙了，到今天才偷偷地去買來。想補記的東西，簡直完全忘了。

母親說：“黑麗，你不要把紙儘管寫；少寫一些是不是可以省些錢……”

她沒有說完，我就反對她說：“你不給我去進學校，我自己買紙來記日記你還要干涉嗎？”

她笑了一下，扳着我的肩膀，“唉唷！你發起脾氣來嗎？我是要你早些睡，省得你自己白天喫虧呢。”

我覺得母親的話是對的，她是愛我所以勸我不要多寫的。

總之，母親是可憐的，她老是愁着沒有錢。

錢……錢…… 只有你 使窮人變成繃臉愁眉；
使人家的快樂，永久不敢從生活裏抬頭！

三月二十五日

我覺得工廠的監工們在連合起來了，無論那一個都一樣地想從我們的身上找便宜。

今日領工資了，我只領着八角錢。天呀，爲甚麼要少了二角錢呢？二角錢是多麼多呀！在我們這般靠工資喫飯的人。

巧姑也一樣喊天地喊地，她也少了一角錢。

我問她是甚麼緣故，她說：“甚麼緣故嗎？如果你去問，恐怕還要多扣一角呢。”

我覺得她的話裏有根。總之，一定又是監工們在會計裏說了我們的壞話；順便扣去了。

做了十天的工，安安心心想拿一塊錢的，却硬給他們扣去二角錢。天呀，一天一角錢還領不到嗎？真是要我們的命了！

三月二十七日

母親昨天對我說：“你要當心些做工呀，不然，你便要挨餓了！”

我覺得媽媽也漸漸有些對我不好了；她爲甚麼還不思諒下我呢？我已經做工做得背脊常常痛了，難道還不够嗎？

要做工真是苦的事情，要吃飯實在不是窮人的權利。

那麼，窮人應該怎樣才好呢？我有些提心吊膽起來了！

巧姑常常說信上帝會脫離苦痛，我倒想問問她個究竟。

三月二十八日

其實巧姑也一樣地不曉得甚麼叫做上帝，她說：“聽那班信上帝的人們說是這樣就是了。其實，我們那裏有工夫來信上帝呢？”

我有些可憐自己起來了。巧姑似乎知道了我爲甚麼要問她關於上帝這件事情；她憤憤地說：

“不要做工的人才去信上帝的權利；我們要信上帝，就得挨餓！信了上帝依舊還是要喫飯！”

我們大家都不想多說話，默默地走着。巧姑忘記了把飯籃帶回來，連忙一跳一跳地轉回去拿了。

她爲甚麼連這件頂要緊的事也會忘記呢？

她一定想着甚麼鬼心事！

三月三十日

母親今天回來得很晚，我不敢問她做甚麼事。難道她的工廠裏出了甚麼意外的事嗎？

母親不在一塊兒做工實在不好。

四月一日

米已經完了。

母親說：“黑麗，你自己去買些燒餅喫吧！”

我覺得奇了：“媽媽，你自己難道不喫嗎？”

她拍了我的肩膀一下：“媽媽不想喫。我要睡了，實在疲倦得要死！”

我問她要我搥背不要，她笑了起來：“你白天

做工，夜裏又替媽媽捶背，給人聽了人家要說我的壞話呢。”

我說：“我不告訴人就是了！”於是就替她捶。她睡下了，我也忘記了要喫這件事。

四月二日

今天工廠裏鬧了一個亂子。

我伯正在忙着做工的時候，織布間裏的工人忽然吵起來；於是我們就跑去，但是，監工們把我們好像趕狗一樣地趕回來。

我們依舊做工的時候，監工大聲地說：“你們要管閒事是不行的。你們只要知道怎樣做得更好才是你們的事！”

我不曉得他究竟要我們怎樣。巧姑當他去時又呶着嘴咄咄地笑着；他把頭回轉來，巧姑嚇得連忙假裝着要吐痰的樣子。這才把他哄騙走了。

停工了，我們在路上就問織布間的工人們爲甚麼吵鬧。

紅眼睛自己說了：“那位監工想吊我的膀子，

我罵他一聲豬獃；他就大發起脾氣來。但是，織布間的工人都攞我了！”

我不大明白吊膀子的意思，我問巧姑，她也一樣地不知道。後來倒是仁有些見識，她說：“大概是督工不守規則！”

阿毛看見有人和我在一起，就使了一下眼色笑着走開了。

他真好笑。

四月四日

早上去上工的時候，碰着阿英，她又照例地告訴我；她昨晚在馬路旁邊獨自走着，又給巡捕打了一棍。

我罵她是自己討苦喫，誰叫她一定要在馬路上走。

她笑了起來，她說：“你那裏會曉得呢？第一，我沒有家；第二，跑馬路可以碰碰運氣……”

她老是說跑馬路碰碰運氣，我不知道究竟碰甚麼運氣。我問她，她說我是小孩子還無須要知道大

女孩子的事情。

真是豈有此理，她不過才十五歲，只長人家二歲，就擺起大女孩子的架子來。我想她長大到二十歲的時候，一定會不屑和小女孩說話了。

她大概覺着了我有些不滿意她，搖着頭獨自微笑着走了。

大女孩子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東西呀！簡直同大男孩子一樣地鬼頭鬼腦！

四月五日

母親今天又是很遲回來。我不得不等她回來才喫飯。

喫過飯我問她說：“媽！你說呢，有甚麼事使你不能早些回來嗎？”

她不喜歡地把我仔細端詳了一番，好像要罵我似的，我連忙把頭低下了。接着，她伸出一隻手來拉着我的手，輕輕地在我的耳朵後面說道：“是的，有些事體使我不能早些回來！”

我不明白她這種態度，她究竟把我當着甚麼

人呢？已經裝着發怒的神氣，又這樣地像小孩子似的。

我有些不敢相信媽媽起來了，她爲甚麼要在外面留得這麼久呢？

媽媽似乎曉得我在想着甚麼，對着我注視了半晌，睡下了。

我坐在床沿看她的樣子。我覺得媽媽有些不自然的態度，好像怕我把她心裏的甚麼東西偷出來看似的提防着我。

我要睡的時候，她拉住我的手，好像罵我似的發着平常罕見的口氣說道：“你說，你這樣鬼頭鬼腦做甚麼！”

我簡直要喊了。媽媽爲甚麼變了呢？她自己鬼頭鬼腦的，倒反轉來責問我……

我靜靜地閉上眼，假睡着了。

但是，我的耳朵好像聽着我的心說：“媽媽爲甚麼回來得這麼遲呢？又爲甚麼變了呢？”

四月六日

巧姑說：“你的媽媽一定鬧着外遇這件事。”

“甚麼叫外遇呢？”我問她。

“你們談論甚麼呢？”仁參加了，她停了把線接上去。

“談着大人們的事。”巧姑也停下工作來說。

“大人們嗎？那真是在我的頭腦外面想東西！”仁說了之後笑了起來。

我不知道她爲甚麼一說起大人們來就笑起來。有甚麼好笑呢？

後來還是仁自己解釋了。

“大人們！”她說：“是常常做了許多我們小孩子不會懂的事；譬如，生孩子……”仁沒有說完又自己笑了起來。

生孩子！是了，這也是大人們弄的古怪。

一連二，二連三，紡紗間的全體幾乎都各人發表關於大人們的事體。有的說大人們是常常騙小孩子的；有的說，大人們做事體常常是假的；有的說，大人們只有吃飯一事同小孩子一樣地不可缺少，其他的都是別具一色……

只有說話的聲音，沒有工作的聲音，於是監工好像貓一樣，聽着老鼠吃東西就想吃老鼠，跑進來大大地干涉我們。

他說：你們再不當心些，就通通把你們的命丟到工廠外面去！”

他的示威很有效力。大家都埋頭做工作了。

“他就是一位大人！”仁呷着非常難看的嘴偷偷地對我說。

四月八日

關於大人們的事，現在倒不想再去想了，因為阿英說，到了我們自己做大人的時候就都會曉得的。現在，只是要討論我們小孩子的事。

第一，監工的耀武揚威，實在不是好事體，動不動就得給他打。

第二，我們整天做工，只有晚上回到家裏才敢嘆氣。

第三，織布間的工人們常常敢和監工鬧意見，理由是因為她們都是大人。

小孩子爲甚麼要失掉種種的權利呢？難道小孩子生來就沒有權利的份嗎？

阿毛今天看着我不大高興，就不說我有一件寶貝這件事了。只拉了我的手一下就走了。他說要去接父親的東西。他的父親是做木匠的。

阿毛自己做甚麼事呢？我至今還沒有問他。他大概住在家裏吧。

四月十日

今天仁沒有來，大家都覺得損失了甚麼似的。至於我，和仁算是合得來的；我想她一定有甚麼不幸降臨到她身上了。不然，她病了嗎？

巧姑今天似乎很開心，老是偷偷地笑，我問她笑甚麼事，她反笑得更加利害了。

她是一個豈有此理的女孩子！

四月十二日

我現在知道巧姑笑的原因了。虧她自己還敢說出來。她說，“在以前，我簡直不明白男孩子爲甚